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二十二至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官懋弼

群書考索續集卷二十二

宋 章如愚 編

曆門

曆

歴代歴古歴有六家黄帝顓帝夏殷周魯是也秦用顓帝歴漢初因之或云用殷歴故通鑑編年朔日兩存之也自武帝更造太初歴前歴與天不合迄東漢之末歴凡四改

成帝三統歷章帝四分歷因太初三統疎闊靈帝乾象歷晉書志言四分計分太粗而改作此歷此乃劉洪蔡邕共為之八代多仍此法自魏至隋歷凡十三改魏文帝有黄初歷韓翊以乾象減斗分太過而更造此校議未定而帝崩明帝有景初歷楊偉造晉武帝有正歷劉智造即景初舊法也以五星疎闊故元帝渡江更以乾象法推五星穆帝有通歷王朔之造先是後秦姚興時姜岌亦造三統歷秦姚興時當晉武帝太元九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專接劉歆三統宋元嘉中何承天造甲子元歷迄宋末相仍用梁武帝改行宋祖冲之甲子元歷其子祖暅奏請行之以何承天歷緯差故也陳氏因之北齊

文宣高氏用宋景業天保歴妄引元命包言齊受歴之期董峻鄭元偉非之乃上甲寅元歴鄭元偉董峻又上甲寅元歴時又有劉孝孫張孟賓同知歴事孟賓受業於張子信與宋景業爭論未定屬國亡西魏入關行李興業正光歴于時宇文周明帝使庾秀才等造周歴宇文周武帝時甄鸞造天和歴以甲寅為元周天象初馮士顯又上丙寅元歴迄于隋開皇四年始更用張賓歴隋開皇行張賓歴張賓盛稱高祖非人臣相自陳代謝之証帝乃下詔頒行賓歴歴本之何承天而劉孝孫劉焯議其失賓方有寵孝孫焯議竟不行十七年又用張胄元歴胄元因言日景長之事帝大悅令與劉暉秀才等相駁難曾顏敏上書言太初歴八歲之事帝欲神其事下詔褒美頒行

胄元歷胄元與袁充更相引重先是劉焯見胄元進乃更名劉孝孫歷法曰七曜歷上之胄元害之遂罷焯又增修其書曰皇極歷駁正胄元之短袁充左右胄元共排焯歷更不行焯皇極歷歷法見隋志唐歷凡八改高祖戊寅元歷傅仁均造道士也高宗麟德甲子元歷李淳風造元宗開元大衍歷僧一行造以前歷日蝕不驗此下皆因其法肅宗至德歷韓穎益大衍推代宗寶應五紀歷以前歷不與天合鄭獻之造滿大衍舊法德宗建中正元歷徐承嗣等造因前歷氣朔稽後也又雜麟德大衍術憲宗元和觀象歷穆宗長慶宣明歷以前歷測驗不合也皆因大衍舊術昭宗景福崇元歷以前歷數差五代初用唐歷并閏國歷凡有八家晉高帝

調元歷馬重績因昔士蔿符天小歷不復推古上元起唐天寶十四年乙未為上元以正月雨水為氣首行之五年輒差復用崇元歷周有明元歷王處訥私撰又有萬分歷蜀有永昌歷正象歷南唐有齊政歷周世宗有欽天歷王朴造

宋朝一祖十宗歷凡十一改太祖造應天歷後置閏差乃王處訥所造太宗乾元歷王素造後以朔望有差真宗儀天歷歷家造宋白為之序後以星曜有差仁宗崇天歷歷家造晏殊序並見會要英宗改為明天歷以日蝕差神宗改為奉元歷因日蝕有差哲宗改為觀天歷因冬至差徽宗改為紀元歷以時氣之差高宗改為紀元歷以定朓有差孝宗造

乾道歷以統元日食有差　又改淳熙歷曾子固嘗云王處訥見此歷可且行久則差矣已而果然宋朝命王處訥正之於是有應天乾元歷淳化至道間王濬鄭安之徒校其疎密日官韓顯符始定渾儀之罷楊文遂增用甲子之數皆施行焉○

天之高也日月星辰之遠也寒燠雨暘氣數之不齊章蔀紀元餘分之所積以千百年計之猶可運之掌上及其久也有非巧之所能計者此歷久則必差勢之所必至也治歷明時之君子因其差之未遠革而正之無難也其或盡更前人之法而更復疎遠其或增損前人之

舊而更加詆毁則非矣自昔黄帝以來歴凡五十餘家皆由氣朔躔度或先天或後天微有不應歴象則歴法從而變也夫黄帝始調歴顓帝為歴宗至漢則不能無疎密漢人課之詳矣由漢以來太初歴法為第一三統四分乾象或因革焉而復有疎密之間蓋三統則甚疎而乾象則甚密也乾象之歴為推步之師表韓翊楊偉咸遵其舊法而不及深妙翊又復據其術而背其言唐自開元大衍之歴行筭數備悉其後雖屢有變更皆不

外於一行之數改歷者又從而指其疎謬不特此也北齊文宣悅宋景業讖緯之佞而改行天保歷隋高祖喜張賔陳代謝之證而改行開皇歷上之人所以改歷者悅喜諛初不為敬天授民而設也劉孝孫歷法甚精輙為劉暉所抑劉焯推占至詳常不為張胄元所容下之人所以造歷者冒寵嗜利初不揆其法之是非也操是心以往其何以議歷為哉是以知天道遠歷法推測不能每事中程其曰日食不效更考日度可也其曰斗分

有差更定寀率可也其曰五星踈遠更驗星躔可也其或一事不中程乃盡更前人之法大抵因其實而實其名異其所入之門而同其所歸之極如宋何承天歴法齊用之則為齊歴隋張賓用之則為隋歴也如劉孝孫歴法劉焯更名七曜歴其後又更為皇極歴也一法而異用一歴而數名大抵然也然則自古迄今五十餘歴其立法之異者大初歴本於律大衍歴本於易是也其餘皆襲舊法而增損焉耳

後漢蔡邕斗分説羌邕造三紀甲子元歴其畧曰以古今七家歴考之所以有差者皆由斗分之疏

春秋所用何歴晋志蔡邕云因春秋日蝕攷其晦朔不知用何歴班固以為春秋因魯歴魯歴不正故置閏失其序歴序曰孔子為治春秋之故退脩殷歴則春秋宜用殷歴今攷之交會與殷歴又不相應又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服虔觧傳乃以太極上元殊不知太極上元劉歆三統歴也於春秋而用漢歴可乎

唐志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于下天日月星辰有象而見于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為歷者其始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踈而不合亦使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以來歷未嘗同也唐歷八改自戊寅元歷至景福崇元歷

歷不可執一善言歷者常因天以求合不執一以為驗善言歷者為合驗而已矣善言歷者有三説一曰氣二

曰象三曰數不善言歴者數而已矣善數可以類推而日月星辰之行有象而見於上四時寒暑之氣無形而運于下二者皆動物也其可執其一定之數以驗其運行而不息者乎故甞謂清臺之候乃歴象之元龜也一晷度之差吾志矣一星辰之動吾著焉旦旦而求之步其前者推其後來而毫髪無遺筭柰之何預為合以驗天而執其一定以驗二者之常動此漢唐以來治歴者無慮數十家其始未甞不密而後未甞不踈者豈非以

此歟所貴乎治歷明時之君子正以隨時變通也　革卦第四十九象言治歷明時或者以為合大衍之數非也蓋歷久必差不可不改革耳

自唐至宋朝歷名唐高祖有戊寅之歷高宗有麟德之歷中宗有景龍歷明皇有大衍歷肅宗有至德歷代宗有五紀歷德宗有正元歷憲宗有觀象歷穆宗有宣明歷昭愍有崇元歷自後至於梁唐日官之任缺焉晉高宗始用趙仁錡有調元歷周世宗用王朴有欽天歷方

朴之歷成也王處訥謂之曰此歷可且行久必差矣既而果然宋興命處訥正之於是有應天歷久之又差苗守信等承詔論定於是有乾元歷至道淳化間王濬鄭昭晏之徒屢校其疏密而日官韓顯符始定渾儀之器楊文溢謂用甲子之數皆施行焉

歷久必差必須更革乃善自劉歆作三統歷推易以合春秋然後知作歷不可無所本自杜預序長歷以為天運必有差而後知用歷之不可有所拘○秦漢以來古

曆不傳所存者自黄帝至魯凡七家其用於漢初惟顓帝曆耳然度數之失服色之乖議者已非之豈非法久弊變而通通而久固有所待耶且太初之曆非不密也然可行於武帝之時至章帝則復失矣四分之曆非不精也然可用於章帝之時至百年而復差矣唐高祖始用大衍曆至高宗之麟德則變至中宗之景龍則又變廹明皇時大衍用而景龍又廢矣大衍之精密宜可傳遠也未幾而復差則為五紀為正元唐觀象為崇元又

何其紛紛耶葢隨時變通正大易革象之義宋朝之歴率二十年一差又復訂正其以是歟○漢太初歴必求上元甲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推之千歲以前以為歴始至唐士為始變其術至五代司天監馬重績造符天歴乃不復推占冬至上元甲子而以天寳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為歲首自後歴每易差不可傳之則又變之過也

作歴當以儒者漢之歴大率百年而一變唐之歴大率

四十年而一變近年以來作歷委之星翁歷家傳政故大率二十年一變由今而欲攷新歷之異同驗交蝕之得失盍亦委之儒者乎至宋朝司天有監太史有局皆以儒臣提舉之今日能舉行其制則推五星聚奎必有如竇公儼者定渾儀占象必有如蘇公頌者

歷元不同東漢志曰黄帝造歷元起辛卯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秦初用乙卯秦用顓帝歷也武帝元豐七年作太初歷元以

丁丑章帝四分歷元以庚申太初以上諸歷所謂六歷也六歷之書前漢藝文志載之詳矣其起歷之元必於此乎見之自太初以來歷起皆有元諸志所載歷法必先推其元之所起以為積筭之紀綱故太初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范曄以四千五百六十為元與此不同太初併閏歲之月總計之也三紀大備之意三統上元十四萬三千歲見漢志乾象元法七千三百七十八年正歷元法九萬七千一年晉武帝太始中劉智造通歷甲子元法推開闢之始亦九萬七千年晉王朔之三紀甲子

元法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年羗岌張賔甲子元法積四百萬餘筭劉焯甲子元法積一百萬餘筭一行歷本議積筭至千萬億歲夫數往所以知來也攷古所以驗今也積筭之多於以見密率之詳推步之審焉耳自三皇五帝至于漢方數千年而漢世歷家以三紀之數推之亦已多矣王朔之後以九萬餘年為開闢之始張賔劉焯一行又以數百萬億為積筭豈開闢之上復有開闢邪按後漢順帝漢安二年宗訢等議建歷之本必先正

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日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也又按靈帝時馮光言盜賊之起由歷元不正蔡邕力辨其非以為咎不在此范曄作東漢志亦曰歷之興廢以疎密課固不在乎元二子之論或以為歷必正元或以為歷不主於元何者為是嘗觀唐傳仁均作戊寅歷所以武德元年為歷始(高祖以戊寅歲甲月登極)而歲朔遲疾交會及五星皆有加減至九年復用上元積算五代晉高祖時馬重績作調元歷不復推占上元上以唐天寶十四載

為元行之輙差遂復用唐末崇元歷揆此二事則推歷起元止據目前考驗無證則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冥測洪濛則其術近乎迂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范曄紀元之目推上元甲子四千五萬餘年以時考之不近不遠以術言之不淺不迂矣四分歷仲紀之元起孝文帝後元三年

太初歷元不同史記歷書載武帝改太初歷之詔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其更以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閼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夫

閼逢者甲也攝提格者寅也是以太初元年為甲寅年也故史記歴術甲子篇以太初元年為甲寅又五年天漢元年也為戊午又五年太始元年也為壬戌自此順數周六十餘年皆以漢家年號紀之是太初元年為甲寅曉然矣又按東漢志漢安二年宗訢等建議以為漢興元年歲在乙未又四十五年文帝後元三年也歲在庚辰又五十八年武帝太初元年也歲在丁丑今攷之通監編年高祖即位之年以乙未文帝後元三年以庚

辰武帝太初元年以丁丑與宗訢之議脗合而劉孝孫
勘日度之議亦曰武帝太初元年丁丑然則范志所謂
太初歷元用丁丑即以太初元年為元也非推上古之
元也太史公所紀武帝之詔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為太
初元年年名閼逢攝提格是推上古之元得甲寅之歲
其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故武帝時以太古甲寅歲為起歷之元也故曰其更以
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猶言以七年為上古甲寅之歲

也上古太初應合璧連珠之瑞今以太初紀年元起丁丑亦與甲寅同耳非元封七年即甲寅也然則太史公歷術甲子篇以古初甲寅為元順紀六十餘年大餘小餘之數此其起歷之數此其起歷之術也後人不悟太初元年年號做古初之意即以太初天漢太始年號分配年名之下者非也史通曰元成間褚先生增益天漢年號何以知其然太史出於武帝時安能預知六十年後年號而先書於歷述年名之下哉此必後人增益之無疑也唐一行日

度議引洪範傳曰歷始於顓帝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聚之月朔日已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觀此則知上元太始猶言上元太初也顓帝歷以甲寅為元故漢歷亦以顓帝之元為元也又曰漢太初歷元起丁丑秦顓帝歷元起乙夘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星度故命閼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也觀此言則又知歷書曰年名閼逢攝提格者以甲子朔旦冬至而為起歷之元故名之以甲寅

云耳未必日月合壁五星連珠正當顓帝甲寅年也劉歆三統歷進太初前一世得五星會庚戌之歳以為上元顓帝元用乙卯洪範傳云用甲寅又何也太史公歷術甲子篇有天漢征和等年號在劉歆三統歷譜則有之此必後人以此歷譜附入太史公歷述也又龜芡日者等傳皆褚先生足之矣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周復不同日月如合壁五星如連珠孟康注曰謂上元太初甲子冬至時七曜皆聚斗牛分如合壁連珠也

東漢志曰律首黄鍾歷始

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之四十九歲歲在上章辰在執徐（文帝後元三年庚辰年也）冬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積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歷此章帝四分歷元自文帝後元三年始也夫後元三年止太初元年凡五十八歲而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已至于再豈一甲子周則復得此數耶賈逵議曰七十二歲復十一月合朔冬至或為八十歲則一甲子冬至（賈逵議見東漢志）今考之范志曰至朔同在日首謂之蔀夫

十九年得一章四章為蔀合七十六年也日首者甲子日為六甲之首也冬至之日與朔日同是甲子則為蔀所謂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是也何為有五十八年有七十一年有七十六年有八十年之異耶按班志曰乃以前歷上元太初四十六百至於乾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孟康注曰古以建星為宿今以牽牛為宿觀此言則中冬甲子朔旦冬至乃上元太初甲寅年也非武帝

元封七年也

日度歲差事多見一行日度議又曰古以牽牛上星為距太初改用中星故洪範傳日在牽牛一度又有日躔說見後劉炫依大明歷四十五年日差一度則冬至日在虛危而夏至火已過中與日永星火之說不合矣梁武帝據虞劆歷百八十餘年差一度則唐虞之際日在斗牛間而冬至昴尚未中與日短星昴之說不合矣王孝通謂歲差若自昴至壁隔二宿也則堯前七千餘年冬至日不在斗建而在東井不應寒暑易其位也孝通謂日與黄

道俱差一行非之故李淳風謂古歷冬至皆起建星今測建星正在斗十三四度一行以淳風麟德歷校之太初永平百年間氣當後二日半朔當後天半日烏得謂之無差也呂不韋春秋月令謂黃帝仲春乙卯日在奎至今三千餘年而春分亦在奎一行謂月令若可為正則立春正在營室五度淳風安得頓移在啓蟄之節觀諸家之言並不取歲差之說而一行皆非之故其立論曰古歷日有常度天周為歲終故係度于氣節其法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為天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

以為大過乃倍其半而反不及劉焯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蓋近之矣觀一行之言歲差之法以劉焯皇極歷為主此所以併非諸家之說也夫一行所謂天為天度者赤道分天之中也所謂歲為歲度者黃道日之所行也自漢而下張平子作渾天儀象所以立為黃赤道也欲以日度追天度也荀曰不然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乃赤道天度以正歲之日計之則止行三百六十五度而已天之度有常數而不渝日之度

常積餘分而置閏二者不同安得謂之無歲差哉此太初歷謂冬至日在牽牛初賈逵謂在斗十八度晉武帝太始三年冬至日在斗十六度晉用魏景初歷宋用元嘉何承天歷其冬至皆在斗二十一度所以不能無進退之差也日度歲差一於進則春夏秋冬易其位一於退則其所差亦然其進退疾徐必於中節之氣正閏之月或加或損或進或卻惟巧歷者於此見之爾雖然古者推歷候日必驗昏中之星驗之之時有淺深遲速之

異或推而進之或引而退之也日度之度何以為定論哉一行之言又曰漢世課昏明中星為法已淺今候夜半中星以求日衝近於得密以水有清濁壺有增減或積塵所擁而漏有進疾臣等頻夜候中星而前後之相差或至三度大畧冬至之日遠不過斗十四度近不出十度乃追諸家歴論日度所在或是或非而謂開元四年冬至日在斗十度覩一行之言無所不用其情矣特其所謂昏明中星為術已淺而夜半中星漏壺不常又差

三度其開元所定冬至斗分日度又果無一毫之差乎夫餘分之法有日之餘月之餘歲之餘積餘分而成閏月自七閏而為一章猶可計也積七閏之餘而為蔀則何以哉推一蔀之閏而為紀可也積三紀之餘分而為元則何以哉是以天度歲度不能無差立差以追其變亦止約其大要爾一行取劉焯皇極立差之法凡七十五年而退一度其說是矣至於度之所差或進或卻復歸于中使其盡入一行億萬年積筭之中其歷亦億萬

年不改可也何至屢更而屢變一年之頃斗轉星回二十八宿有同旋磨凡曰日在斗幾度云者驗之有頃刻之異則所差有尋丈之閒一行亦安能積萬年之筭哉一行之言曰乾度虛盈與時消息讉告於經數之表變藏於潛遯之中則聖人且猶不知非籌筭之所能及矣斯言其何訾餘見井斗度說

斗分不同日月初躔星之紀也商歷以四分一為斗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為斗分乾象以五百

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為斗分景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四百五十五為斗分疏密不同法數各異毫氂曰殷歴斗分麄故不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通於古景初雖在麄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見晉志毫氂甲子元

歴議　夫劉洪蔡邕之作乾象歴以四分歴斗分太多故也於是更為新率而降殺焉是後韓翊作黄初歴以為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而毫氂猶言乾象斗分之細何也嘗觀梁武帝天監中祖暅奏曰先臣在晉冲之仰

尋黃帝至今十二代歷元不同周天斗分疏密亦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是知歷不同則斗分不得不異也用他權度而較他人之物其輕重長短彼是不齊矣夫古人所以注意於斗分之疏密者日月初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斗以紀一歲之星辰一陽生於此萬物萌於此律歷起於此也甄耀度及魯歷南方有狼狐而無東井北方有建星而無南斗者二十八宿周天之度惟斗井二宿其度最多故月令昏弧旦建指以為的而正

昏明也後世作歷書者必於斗分而加詳焉亦此意爾東井南斗度加減不同赤道天度也黄道日度也皆以二十八宿分配焉班志二十八宿之度本劉歆歷譜惟南斗東井之度多觜觿與鬼之度少盖觜二度鬼四度斗二十六度井三十三度也唐一行赤道之度其井斗之度與漢志同惟觜觿一度與鬼三度各減於一度耳至於黄道之度則南斗三十三度半東井三十度已與赤道之度不同較之范志所載黄道銅儀斗減二度為二十

四度井減三度為三十度大畧相同是知東漢以前黃道赤道之度混而為一班志之所紀者是也東漢以後始分為二故赤道之度差多黃道之度少范志一行之所紀者也黃道度少赤道度多天行與日月不同也一行日度議曰古歷日有常度天周為歲故會其度於氣節虞喜乃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以追其變焉觀乎此則知班志所載猶以天周為歲東漢以來始有黃赤道之異觀黃道度少赤道度多則一行歲差之說是也夫既有黃赤道之異而度

之加減不同此劉孝孫謂堯時冬至日在危宿武帝太初元年日在牽牛初而晉宋間羗岌何承天以日在斗十七度隋甲辰之歲以日在斗十三度所以紛紛而不齊也夫日在危宿至牽牛初自牽牛而至斗十七度自斗十七度至十三度使日度歲差或常進而無退或常退而無進由古迄今四時易位矣是則歲差之説固當以進退加減之際辦之然亦由古今加減并度之不一與黄赤道之不齊也一行議日度曰古以牽牛上星為距太初改用中星故供範傳曰日

在牽牛一度也與二十八宿起處不同之説相類

孟春日度所在不同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三統日在危十六度元嘉歷日在危三度月令孟春昏參中三統歷昏畢中元嘉歷昏昴中時策答云張綱策月令秦書也孟春日在營室至漢百有餘年故日進在危十六度也自漢太初至宋元嘉四百年故日進在危三度日舍既遷則昏中之星亦從而改日在危十六度則昏畢中自在危三度則昏昴中矣日在營室則昏參中矣若從此説

則五百餘年日度有進而無退昏中之星亦有進而無退秦以迨今千有餘載則二十八舍四時易位矣豈知日度歲差固不無之時其所差在乎進退贏縮之間也又起歷之法所據昏中之宿初或在宿中或在宿末故其餘亦次第不同也所據昏中之宿宿有中初末之異而日之所在亦有不齊而已

日月周天度之餘附閏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歲而周天月一月而周天以筭法推之則一月之

日止得二十九日半強是日之行也一月止行二十九度半強總一年計之止行三百五十五度有竒尚餘十一度有竒也筭法曰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又曰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者分一日為八十一分也日雖西下未全黑日雖東升已先明故夜得三十八分是為半日強也日一月而行二十九度半強則十二月計三百五十五度餘也每月餘半日弱則十二月餘六日弱即月有六大六小之分也一年而餘六日弱為閏餘又六旬之

外有五日又四分日之一是又得五日強也六日弱與五日強一年共餘十一日有奇也五年共餘六十日為兩閏月月有一小一大又餘一日強而附合於一章七閏之數也○月之行也一月而周天以筭法推之則二十七日強而月已周天總一年計之三百二十四日以上已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其餘三十日之度猶未計也筭法曰月一日行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夫一日而月一十三度有奇則二十七日強已得三百五十

五度也一月計二十九度半強而月行止二十七日有奇則尚餘二日半強也一月而餘二日半強則十二月共餘三十日有奇也一日為一度一度凡計幾分則三十度之積分可知矣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以日之餘合月之餘而成之也歷法曰以小餘加大餘則知月之小大意其然也尚書疏謂一年餘十二日弱此入細法推之也前所謂姑言大畧耳

大餘小餘太史公歷書曰大餘日也小餘月也攷之歷書與諸史歷志大餘未有盈六十之數則知其為甲子

之日也日不盈甲子之數則為大餘也故大餘日也書志凡曰小餘少則七八多則數百或有至於千餘者何也太史公所謂小餘者月豈以積年所餘之月而計之耶豈以一年之中月周天所餘之度積分而計之耶凡一年之中必曰大餘五十小餘六百又曰大餘十三小餘二十凡此等類所以重言之者又何意也豈未合朔未置閏則所餘計若干多巳合朔巳置閏則所餘計若干少耶按東漢志宗訢議曰百七十歲小餘六十三自

然之數也夫一章計十九年九章計百七十年也一章凡七閏九章則六十三閏百七十年之中有六十三閏月此正與太史公小餘者月之說同又按班固志張壽王言太初歷虧四分月之三去小餘一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又按劉焯等術曰凡日不全為餘一行大衍等法曰凡分為小餘則知小餘謂之餘分亦可也大抵諸歷法大餘皆以一甲子之日計之其小餘或為月或為分皆以一月之中所餘之日之分積算之耳又元法紀

法曰紀所主之數不同故小餘説亦不同也其太史公重言大餘小餘之數者此乃太初歴法而他歴皆不然故不容旁引曲説也

閏置閏之法積十九年所餘之日而已七閏大畧已見日度所餘之説矣所謂斗柄兩辰之間其説易明所謂閏無中氣者二十四氣十二為中十二為節一月兼具中節則為常月其節氣或在月中其中氣或在月晦朔之間是為無中氣則為閏也尚書正義曰無閏即三年

差一月以正月為二月也九年差三月以春為夏也十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相反也此履端歸餘所以重閏課歷得失必考諸閏也其有疑義共見左方

春秋譏失閏釋者不同春秋書時月諸家皆云建子則是冬十二月十月也春正月十一月也以冬為春者何哉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經書冬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云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再失閏矣杜預以長歷推之曰周十一月今九月也斗當建戌而猶在申故知再失閏也前志劉歆歷譜

亦以為辰在申而司歴以為在戌史書以為建亥周十二月夏建亥之月也其說與杜預皆同後秦姜岌乃謂襄公二十七年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以定朔而考其交會應在此月不為再失閏又曰劉歆三統歴不可施於春秋而傳之違失亦甚多皆此類也觀岌之言非惟不取劉歆之說併左氏傳杜預長歴而非之矣唐一行亦曰長歴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故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謬也然

則左氏杜預所謂再失閏者皆非歟意者數百載之下
仰求數百載之上各據一法各操一説所以不同也古
之書傳編年紀時日非如後世之詳悉惟春秋井井有
條而又因史策之誤而書之以示司歴之過故後人推
考前代之歳月凡得一言一話則據以為證如得火猶
西流之説則據以為再失閏三失閏之辨如得十月之
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之説則據以為平朔定朔之辨
亦如得左氏再失閏之一説則據以推春秋之年代也

何怪乎紛紛異端迭相訾毀者乎

釋火猶西流之說不同哀公十二年經書冬十二月螽仲尼以為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預注云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是歲失置一閏誤以九月為十月也故有螽劉歆歷譜云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司歷誤以七月為十月也張晏注班志云當八月建酉而司歷誤以八月為十月再失閏也杜預謂九月誤為十月則一失閏張晏謂八月誤為十月則再失閏劉

歆謂七月誤為十月則三失閏三者之說何如哉按仲尼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歴過也夫大火心星也心星伏而入北方則十月也心星猶西流而未入北方則猶九月也劉歆知七月流火而不知大火八月亦謂之西流也張晏知八月流火而不知九月猶西流也火猶西流蟄虫未畢伏以九月為十月明矣以九月為十月則失一閏曉然矣杜預之言是歆晏之言非也杜預長歴以劉歆三統歴最疎其謂是歟張晏誤以

襄公二十七年再失閏之事而釋此也一行議歴亦云以九月為十月

魯自文公不知朔至哀公凡百餘年莫能正歴其為失閏多矣故春秋日食甲乙者三十四而劉歆三統歴惟一食杜預以此知其歴術比諸家最踈也杜預推春秋之傳詳且審矣然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則七十餘月僧一行又復以此譏杜預之謬失春秋假日月以定歴數故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後人推究何以紛紛而無定論耶後三正論亦以流火為證

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此乃班志術劉歆歷譜也孟康注云當以閏盡歲為蔀首今失正未盡一歲即以此為部首也按左傳文公元年閏三月非禮也杜預注云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以今年三月置閏左氏所以譏其不能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也意者僖公末年閏餘猶未盡歸終而即置閏於文公之元年與劉歆所謂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是也然晉志所載後秦姜岌歷法謂班志以魯歷不正故以閏餘一

之歲為蔀首檢春秋置歷不與此蔀相符也岌又曰服虔觧傳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乃三統歷何緣施於春秋乎岌之言亦甚正特未知為蔀首之説是非果如何耶

平朔定朔不同（平朔者月大月小相間不必以日月會為朔也定朔者或二小或三大常以日月會之日為朔多主定朔）朔為朝會之首氣為生長之端朔有告餼之文氣有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歷以定朔旦冬至以為將來之範此隋志定朔之言之意也然春秋日食三十

五書朔者二十七其不書朔者八左傳云不書朔官失之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初二日也）穀梁傳云不言朔者食晦也（非二十九即三十也）夫日與月會則多蝕日食于朔則朔日食于朔則朔日為有定矣不食于朔而食于晦或食于二日者此由月法拘於一大一小相間厠之小數而不能定其會朔之日故朔在晦或在二日也左氏受經于夫子所以言不書朔官失之者宜也公穀之說皆非矣（不書朔見隱三年二月莊十八年三月僖公十二年三月又僖公十五年五月又襄十五

年八月劉孝孫以甲子元歷推筭其食也俱在朔日則是春秋之法主定朔非平朔明矣詩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此定朔之證也何承天亦嘗主定朔之說而虞劆之言亦曰躔次既同何患乎頻大日月相離何患乎頻小也見唐一行說唐志傅仁均主定朔之說以為三年正月望及二月八月朔日月相蝕而不驗王孝通詰之曰定朔會合雖定而蔀元紀首三端並失之矣李淳風主王孝通祖孝孫主傅仁均更相出入無有定議一行曰合朔

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與二日則原乎定朔以約之一行蓋取左傳官失之之言而申明定朔之有驗也古人議歷法之不正必曰日不食朔月不蝕望作歷法必以定朔為正而已王孝通所謂蔀元紀首三端與定朔不合此又在乎巧歷者損益進退之也無以傳仁均推日食不驗而遽更成法也

日蝕議一行月議云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

遠日益明近日益虧人臣之象也望而正於黄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矣又曰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於歴當蝕君子猶以為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食星不孛蓋有之矣又曰月或變行以避日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以救日或涉交數淺或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則天為之隱雖交不蝕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以生也又曰劉歆賈逵近古大儒豈不知軌道所交朔望同術哉日行黄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道遇交則有剥蝕之變也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蝕

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以日食非常故闕而不論魏黃初以來治歷始課日食踈密張子信劉焯胄元之徒又謂日月可以密率求以戊寅麟德歷推春秋之時於歷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交限其入限者必不盡食開元十二年七月朔於歷當蝕半強自交趾至於朔方候之而不食十三年十二月朔於歷當食太半而亦不食然後知德之動天不俟終日若因開元二蝕不驗遽變交限而從之則差者益多杜預以

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是也一行因以員儀度日月之經令二徑相掩以驗食分之限又曰日月相會大小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師斜射而望之假令中國食之既而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日外反觀則交而不食此則隨地而驗之也又曰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歴數之疎密若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

一行之議可謂詳日食之變矣其大要不過謂食有

常數而亦不可以常數求在乎人君修德以應之耳獨有三節不可據曉姑表而出之以待能者一行所謂月在日下自京師斜而望之則食之既自南方戴日之下望之則所虧才半又云日外反觀則交而不食果如一行所測則日雖食而實未甞食矣豈日道月道交軌之際日上月下陽氣微陰氣盛日形為月形所蔽自下望之似食而非食耶夫日食以陰盛月食以星孛今一行謂月望而正於黄道則猶臣干君

明故陽食之是月為日所食也而非由星孛也又按通鑑開元二年日食不驗姚崇表請書之史冊其後太史奏麟德歷跡日食屢不效遂令一行改造新歷令一行乃云開元十二年七月十三年二月於歷當食而不食乃曰德之動天不俟終日孰謂一行諛言復蹈姚崇之武耶何者太史奏日食屢不效實開元九年也是年詔一行作新歷十五年而草成十七年而頒行按一行所論開元十二年日食尚以麟德舊

歷驗之而新歷猶未成也然日月之蝕係乎人君之德也舊歷日食屢不效矣此乃歷疎之故而一行乃云德之動天不俟終日恐未免蹈姚崇之武也

月道陽歷陰歷班志曰陽歷者先朔而月生陰歷者後朔而月生一行曰日道表曰陽歷其裏曰陰歷夫朔而後月生所謂三月哉生明月之三日為朏是也先朔之月為晦令而曰月生何也按鄧平等法一月之日上於二十九日半強是一月猶餘半日弱也其先曰朔月生後朔

月在此必半日之間合朔有遲速故月生有先後藉之以歴名之曰陽曰陰也又不然則太初歴猶用平朔而未用定朔也一行所謂日道表為陽歴裏為陰歴者此以日道為主而配驗月道之交有表有裏故歴之名亦曰陽曰陰也一行九道議曰陰陽歴交或在四立或在分至所交並同而出入之行異蓋九道者月道也青道二朱道二白道二黑道八八行兼黄道而為九也曰陰陽歴交者月道自裏而交於日道之表或自表而交於

日道之裏故曰陰陽歷交也曰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者以月道交日道春分與秋分同冬至與夏至同其於四立也亦然特其所以不同者黃道居中月道或出其東而入其西或入其北而出其南也所謂東交於角西交於奎是也又有朔交望交者朔交為初交望交為中交也皆視陰陽歷而正其行也然則陰陽歷之名上為日月之會朔望之交設耳青赤為陽白黑為陰陰為裏陽為表九歲而一終謂之九道百七年而小終八十

一章而九終九終之説見三統歷譜又見晉志劉洪乾象歷法班固天文志日月有九道用之一

火房中道蓋房中道即黄道也五代王朴謂月半道在黄道内半在外同此意耳

羣書考索續集卷二十二

羣書考索續集卷二十三

宋 章如愚 編

歴門

歴

三正傳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葢夏建寅三月而火出於辰見上文五月而火中于午見堯典七月而火流于申十月而火伏于亥見左傳哀公十二年火伏而後

勢者畢

三星在戶者五月昏火中于正南也火中而寒暑退者昏中于午而一陰生旦中于午而一陽生也古者考天象驗人時皆以東方大火心星為證者以其周旋得昏中旦中之正也夫周正建子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乃與夏正同或曰七月之詩言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者建子正也以月為日取陽生之義即七日來復之義也自四月陽極五月陰生則言月兼舉夏正以正天時由易卦或言七月或言八月也惟三月不言

日亦不言月意者蠶月條桑即三月也魯哀公十二年經書十二月螽仲尼以為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歴過也杜預云周十二月即今之十月火猶西流誤以九月為十月故蟄户未畢藏也劉歆歴譜並以春秋所書冬十二月為夏之十月是周建子而春秋所用周正也豳詩兼舉夏正春秋則兼用周正特不知經書春正月夏五月秋七月冬十月必以周正言之則是以冬為春以春為夏以夏為秋以秋為冬也春秋之名錯

舉四時以示褒貶也假日月以定歷數也豈容四時易其位耶豈十二月火猶西流司歷屢失閏而劉歆杜預推之而未審耶不然周家正歲讀邦法仲春蠶北郊夏斬陽木秋斬陰木四時已皆易位矣或曰周官言正歲者子歲正也言正月之吉則寅月也苟周官以正月為寅則春秋經書不可以正月為子矣或曰商書元祀十二月朔元祀不以丑正為正月而言十二月者商雖建丑而編年紀事實用寅矣周官春秋所書亦然夫書年

紀事其實用寅而猶曰建子建丑者重一陽二陽之生
豫授民時使君民皆知一歲之事始於此耳又三王之
正若循環王者受命必假此以示承天順人之意故有
建子建丑之異其書年紀事未嘗不用寅正也審如或
者之論則劉歆杜預與左氏傳文不足憑矣漢初仍秦
而建亥為正今觀漢史所書乃曰元年冬十月不言正
月而言十月者紀一歲之事雖自此始其實則冬十月
也漢史於十月之後又書曰春正月此復用寅正明夏

時不可廢也漢史所書春夏秋冬易其位耶後秦姜岌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歷也班固以為春秋因魯歷岌檢春秋不與部目相符命歷序謂春秋用殷歷岌考其文不與殷歷相應當以諸說辨諸誤可也

火中寒暑乃退注謂五月六月火昏中而暑退十一月十二月火旦中而寒退此葢惑於寒暑退之說故兼舉六月十二月言之丹實五月十一月此說是也張趯舉以證晉侯將失諸侯猶陰陽極則反也又三星在戶直正戶之位爾注亦謂之五月未六月中此又惑於在隅之說曾不知巽為東南隅自巽至巳自巳至丙午則在戶矣何必至未月而方為在戶耶

太史公三正若循環之說主夏時　太史公律書言兵之當用與否以配陰陽之周旋言神生於無而成於有以配律聲之相因及其論歷也先言古歷作於孟春必驗子規嗥為寅月雞鳴三聲為寅時次言王者之正必率天由人三苗亂德而孟陬正月殄滅舜禹相命而寅正以建又其次言商丑周子若循環然窮則反本秦人未睹其真漢初復仍其舊至於武帝太初而始用夏正也觀太史公之言之意即夫子行夏之時之說也其意若曰三

王之正若循環然夏寅商丑周子亦既窮矣秦人當復建寅而反建亥漢當反秦而復因秦是窮當反本而不知反也蓋至於太初之元方反本耳其論忠質文之尚亦曰三王之道若循環蓋言周秦文弊漢當復用夏忠也其論漢得天統亦述漢除秦暴所以承天順人繼三王之統也班固不悟此意乃以斷蛇著符為得統之證則非矣雖然太史公之論歷也既主寅正而言律則本黄鍾建子之月且曰萬事根本者何哉嗟乎此太史公

所以深得以律起歷率天由人之意也

真夏歷真周歷漢清臺所課諸歷疎密即黃帝顓帝夏商周魯六歷是也其後加以太初三統為漢歷則七歷矣漢末宋仲子集七歷以考春秋按夏周三歷術數與漢藝文志所記者不同故更名曰真夏歷真周歷杜預作長歷謂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真所傳七歷未必是時王之術也預乃以長歷驗春秋日食之數而知三統歷之最疎蓋春秋日食三十六以三統歷推之止得一

食之數也豈又併夏歴真夏歴周歴真周歴得十三十四食之數其真夏歴真周歴止得一食之數與三統歴同豈其真者反不及非真者歟三統歴既謂之踈則真夏周歴亦然矣𣁽豈之言曰杜預以七歴未必是時王術今誠以七家之歴考古今交會信無其驗皆由斗分踈之所致然則杜預之言是耶宋仲子之言是耶藝文所記與宋仲子所集又孰為真孰爲僞耶

易春秋天人之道前漢志劉歆三統歴譜之説也劉氏謂春秋書元一

以統始易有太極也春秋二以目歲太極生兩儀也於春每月書王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是也易象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兩儀生四象也時月以建分至啟閉之分四象生八卦也象事成敗八卦定吉凶也朝聘會盟吉凶生大業也易天也春秋人也故易春秋天人之道也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易上繫之文也劉氏從而附合春秋之條是則然矣惟於春每月書王象易三極之

說廁於兩儀生四象之間未免牽合附會强生一說觀歆之意蓋欲以此數條附太衍之數耳其說曰元始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一二三四合為十也以五乘十大衍五十之數也道據其一故其用四十九也歆之意如此焉得不加書王象三極之說廁諸兩儀四象之間哉大衍之數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此與太極生兩儀之文不相屬而歆附會之所以有拘而不通者也況

歆以太極三統兩儀四象合為大衍之數其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之說則又不言其所以合大衍之數之意又何謂哉杜預言其最疎班固誤以為最密隋志言其辨而非實班固惑之遂採以為志其謂是歟曆譜乃曰以某法乘某法得某數始推大衍象得月法合天地終始得閏法之類半是半非不可以盡信也夫易春秋之道未嘗不貫通正不必牽合其文而強合其義亦不必以春秋虛數合大衍實數也人之耳目鼻口脉絡未嘗不貫通而必欲強合其形則拘矣唐志歷法曰漢

歴一本於律劉歆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葢附會之說也唐志之言盡之矣劉子政以五福配六極一極無所附遂足之以厥罰眊之說歆葢蹈其父說矣向以王鳯擅權之故而推洪範之應其意則忠歆以王莽即真之故而多為附會之談其意則佞此尤不可不辨者也大衍歴一行倚大衍之數立推步之法是一行求合於大衍者也非大衍合一行之數也大衍之數無窮倚此數立此法庶乎其有所據依亦猶太初以律起歴之意

也一行歷本議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易繫之文一行舉以為議歷之本葢其意所主在乎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一言是以推而廣之無往而不合也歐陽修志唐歷曰歷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合也是亦一行之意歟雖然一行亦豈能外諸歷家之法而獨推大衍而為法歟一行變諸家之法之名而從大衍之數也諸歷雖不倚大衍以立法而

其中亦有與大衍暗合者矣一行之言曰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此即易繫天一地二之説諸歴之所同用也所謂天數中於五地中於六為二中此即班固志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之説也所謂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為二終此即班志十九年為章歳合天地終數得閏法之説也所謂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此即揚子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之説也此其與諸家之説同者如是也自一而降為五行生數自六以往

為五行成數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中極居五六之間故六退極五也增極一六為爻位之統五十為大衍之母十或者以為五為十者一生而六成之一與六合所以為爻位之統五生而十成之五與十合所以五與十為大衍之母也又曰五至十則六七八九在其中間矣大衍之數五十而六為老陰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九為老陽皆自五十之數之揲也故曰五十為大衍之母也自一至六則二三四五在其中間即六爻之數也故曰一六為爻位之統也成數乘生數其筭六百為天中之積成數六七八九十生數一二三四五成數共成四十也生數共為十五也以四十乘十五則是四十個十五共得六百之數也以十五乘四十亦得六百生數乘成數其筭亦六百為地中之積合千之數也

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千二百之數五十個二十四也四六二十四四象周六爻也以三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用也千二百之數亦得二十四個五十也虛一不用太極包四十九用也綜生數約中積皆十五成數四十也四十個十五則得中積六百之數故曰成數約中積皆十五綜成數約中積皆四十生數十五也十五個四十亦得中積六百之數故曰生數約中積四十也十五四十乘六百之數可也復約之而歸于十五四十亦可也兼而推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復得二中之合也四十與十五即五十五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與此合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也五五二十五五六三十共成五十有五故曰以五位取之復得二中之合也著

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乾為九九老陽坤為六六老陰各居其一也

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七為少陽震長男坎中男艮少男凡三少陽也八為少陰巽長女離中女兌少女凡三少陰也故爻象通乎六十策數行乎四百四十

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此一行取以為起

歷之法也其候卦則本乎月令七十二候之卦也日卦則本乎

孟氏章句十二卦主十二月復姤之類也定朔則本乎劉孝孫傅

仁均歲差則本乎虞喜何承天更積法曰演法變

日法曰通法改周天曰乾實此又一行變諸歷法

之名以從大衍之類也唐志曰自太初至麟德歷有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於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皆依倣而已唐志之言誠是也特其知大衍之歷倚易數之法而不知其變諸歷之行以從大衍之數是以表而出之一行歷法有步中朔術發斂術步日躔行步日躔術步月離術步軌漏術步交會術步五星術是時有九執歷自西域來詔太史監瞿曇悉達譯之陳影玄將以惑當時謂一行書寫其術者妄也

七十二候一年二十四氣一氣有三候初中末是也立

春正月節也東風解凍蟄虫始振魚上冰此立春節氣之三候也雨水正月中也獺祭魚鴻鴈來草木萌動此雨水中氣之三候也周二十四氣則七十二候備矣一行曰卦候七十二候原乎周公時訓書名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第則同自魏以來始載於歷然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昔一行讖李淳風專用呂氏春秋令也有取乎月令七十二候之説而分配以七十二卦則月令未可全非也卦止於六十四而坎離震兌居

四正宫分主四時此四卦每卦六爻四六二十四每爻當一氣故此四卦分主四時而不專主於一候也其餘六十卦則五卦主六候者中氣之末節氣之初共一卦主之其餘四候各一卦也如中氣初候卦為公中候卦為辟末候卦為候至於節氣初候卦亦為候中候卦為大夫末候卦則為卿也五卦主六候六十卦主七十二候也夫坎離震兊且不專主於一候而乾坤二卦何以各主一候邪蓋六十卦之中所謂辟者君也君主十二

月中氣也子復丑臨寅泰卯大壯辰夬巳乾午姤未遯
申否酉觀戌剥亥坤此十二卦主十二月中氣故乾坤
居巳亥之位也以十二卦分配十二月孟氏章句也乾
六爻俱為陽一陽生於子而極於巳為六陽故乾居巳
位坤六爻俱為陰一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為六陰故坤
居亥位也一陽生為復二陽生為臨三陽為泰四陽為
大壯五陽為夬六陽為乾乾之所生凡五卦也一陰生
為姤二陰生為遯三陰為否四陰為觀五陰為剥六陰

為坤坤之所生凡五卦也乾坤雖分主乎一候而十二中氣皆乾坤之所生也不特此也六十卦可以配七十二候一卦六爻當一日六六三十六以之分配三百六十日可也京房推六十卦直日悉是道也

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木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此周語單子之言也按星圖角東方宿也八月日月所會之辰日月會于此時時雨可以畢矣天根氐星本亦氐也駟房星也房星一名天駟也火心星也

八月九月十月之閒日月會于角氐房心之次故為雨畢水涸霜降戒寒之候也所謂見者非見於南方也乃以日月所會言之晨見於東方也日月常合朔於東方於合朔之時角氐房心之宿隨天左旋一晝夜而周遍與日月會于合朔之所故曰日在角日在氐日在房也

合一行日度議

日躔（連前日度歲差說後一段亦同）一行既有日度議復有日躔議度與躔豈有異哉盖日有度月有道言其大數也日躔有

盈縮緩急月離有進退先後言其所經所歷處也離附麗也或曰相離遠之離合而言之則皆於日月所行之所而見之也一行曰劉焯立盈縮躔衰術李淳風因之更名曰躔差凡陰陽往來馴積而變日冬至其行最急急而漸遲夏至其行漸舒舒而漸急急極而寒舒極而燠得其中則雨暘之氣也謂春分秋分夫一行所謂日躔有舒急之異者何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冬至之時夜之所占度多日之所占度少度少則日短迫故曰其行急也夏至之時

夜之所占度少日之所占度多度多則日舒長故云其行最舒也春秋二分日夜停適故云其行及中也所謂躔衰躔差者或自急而漸舒或自舒而漸急或在乎舒急之中也以氣候之以景測之而求其盈縮之所加則可知矣一行曰以二十四氣晷景考日躔盈縮而密加于時蓋謂此也觀乎此則日度日躔似同而異矣應劭注漢志曰日躔月離躔經也離遠也臣瓚曰離歷也

冬至日景有長短日景長短其地不同一行言之詳也

見天文志抄
地苟不易則二至晷景長短有常景或無常則合朔歷差而已一行中氣議曰比年景候長短不均由加時有早晏行度有盈縮也其晷漏倒畧又曰日行有南北晷漏有長短然二十四氣晷景徐不同者句股使然也一行於是立為四術反覆相求消息同率旋相為中以合九服之變又按宋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測景知冬至已差三日其後劉孝孫以甲子元歷推筭凡冬至之日常與景長之日符合然則冬至之景極長夏

至之景極短地苟不易歴苟不差斯無異同之辨矣
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此武帝議歴之詔也應劭曰
言黃帝造歴得仙名孟康曰黃帝作歴終而復始故曰
不死如名春夏為發秋冬為斂晉灼引蔡邕天文志曰
名察斂發以行日月以步五緯臣瓚曰黃帝與神合契
登仙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察進退即史記曰名
察宿度之謂也當以蔡邕臣瓚之言為是
晦朔弦望章蔀紀元東漢志曰日月謂之合朔日月相

去近一遠三謂之弦與日相近一分相遠三分則月形半成如弦之直也以一月論之近一分七日餘也遠三分二十一日餘也故上弦初七八下弦二十二三日月相與為衛分天之中謂之望日與月對望也以月及日光盡體伏謂之晦陰近陽則晦二十九三十日也天一晝夜而運過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行與天運周在天成度在歷成日日周于天四時備成攝提遷次攝提斗杓端所直之星也青龍移辰東方七宿謂之歲歲首至也冬至為歲首也日月初躔于星紀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十九年為章冬至在朔日也不必是甲子日也至朔同在日首謂之蔀四章為蔀七十

六年也日首者甲子日所謂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有辨在前蔀終六旬謂之紀二十蔀為紀千五百二十年歲朔又復謂之元三紀為元四千五百大數也即馬遷三紀之意章章中章月諸志並以十九年為一章之歲以一歲為十二中殊無異論有所謂章中者一年二十四氣其十二氣為中氣總計十九年之中凡得幾中氣也其會中統中元中並推此類算去其曰章月者總十九年之中凡得幾月也其會月統月元月並推此類算去此班志之所紀者然也其餘諸志又有章歲者合上元凡計幾千年

就筭凡得幾一十九年也班志曰推天地終數得章數又曰推大衍象得月法等類半是半非

蔀七十六年會五百十三年東漢志以四章為蔀計七十六年也甲子朔旦冬至則為蔀首所謂至朔同在日首之謂也西漢志無蔀法惟有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之語前志又有會月六者六千三百四十五月也計得五百十三年即太史五百年大變之說也三會而得統統即紀也紀一千五百二十年也九會而復元即四千六

百一十七年為元也即太史公三統大備之意也餘見會歲解紀太史公以一千五百年為紀東漢志以二十部為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也西漢志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年為統統即紀也其數不同何也太史公言小變中變大變之綱也東漢志以章蔀實數推去則加多太史公二十年也班志除出閏月亦以年計之則又加多東漢志十九年大略則同耳其晉志姜岌以元法為演紀法唐一行以元法為演紀法是又當以元法推之與此不可

同日語也其劉洪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楊偉以千八百四十三為紀法之類各以上元之數不同故紀法亦有多寡之異也

元入元百單六年為百六之戹四百八十年為陽九之會六八四十八也其時則有九年之旱太史公曰百年中變言其大數也邵氏皇極經世言堯湯水旱為天數以元會推也太史公以千五百年為紀三紀而大備是以四千五百年為元也東漢以四千五百六十年為元又以章蔀紀實數推之則加多太史公六十年也前漢志以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為元

者除出閏月亦以年計之則又加多東漢志五十七年前志又曰元歳之閏隂陽災經歳四千五百六十年災歳五十七年者謂五十七年為陽九百六也注四百八十年陽九之會入元百單六年有厄陽九陽七陽五陽三隂九隂七隂五隂三皆災歳也除五十七年為災歳其經歳四千五百六十年正與東漢志一元之數同此太史公班固范曄論元法之正者其有變其法而求上元如劉歆三統自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歳晉王朔之元

法九萬七千年之類皆積筭以起歷耳非三紀大備之正數也詳已見歷元說又羲叟以元為紀一行謂之演紀劉洪謂之乾洪非惟其數不同其名亦異矣

日法以班志為祖　班志統母日法八十一分者黄鍾律長九寸九寸八十一分為一日之法此林鍾太蔟三統損益之數所自生故曰統母也又八十一章為一元元即統也八十一章自八十一分始故曰統母也一日為八十一分是一度為八十一分也東漢志日法四分晉志劉洪乾象歷日法四百五十七楊偉景初歷日法四千五

百五十九凡此等類皆隨意立法以增減之耳大抵日法數多則為日度之密率也日法數少則為日度之約率也一行更日法為通法其歸一揆也

月法班志曰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數蓋日法八十一分也如日法而得一者三分日法而得其一是得二十七分也月行止二十七日已周天見前日月度餘說其餘者為月餘此一月之日數也至於前漢月法則三千三百九十二唐戊寅歷月法則三十八萬四千有奇意者各埀

一法以推之如日法之不齊也

閏法十九年為一章一章七閏終天地之數得閏法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故十九年而會餘分之終窮置七閏也諸志皆同後志有餘朔即閏月也有中餘即中氣之餘也前志有滅没者冬至前一日没日也無分為没一行曰古以中氣所盈為没没俏盡為滅

會數會月會歲班固志會數四十七者羌岌云日月八百九十三歲凡四十七會分盡此之謂也班志又云五

十五為朔望之會以四十乘五十五之數得會月六千三百四十五實計五百一十三年也三會而得統實計一千五百三十九也統與東漢統法同九復而復元實計四千六百十七年也一復元復得元法也即歲朔又復謂之元之說也范志有蔀會元會晉志有會通會率大抵皆以冬至日月所會之次求之耳又有通法者諸志立數皆不同一行又更日法為通法周至班志云周至五十七三閏法得周至者閏法十九年為章也三個十九則五十七年也五十七年一甲子

將周也

周天范志宗昕議云元法定而後定日法日法定而後定周天則知周天以日法而定之也班志周天五十六萬二千六百餘范志周天千四百六十一晉志劉洪乾象歷周天二十一萬五千有奇姜岌三紀歷周天八十九萬五千有奇唐志一行更名周天曰乾實是當計其元法之多寡而求其日法斗分之不同可也

月周班志曰月周二百五十四八章月加閏法得月周

者閏法十九年為章也日一年一周天十九年十九周也月二十七日強一周天十九年二百五十四周也復會于端是為月周也東漢志月周千一十六羌岌歷月周三萬三千七百有竒或以章歲計之或以紀歲計之或以蔀歲計之也
通法諸法並有通法立數不同李淳風麟德歷有總法一行歷有通法積歲如月分之數而後閏餘皆盡又曰以日法為通法其更變又不同矣

策餘策餘者乾坤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班志筭日月五星之會而復於太極上元一陰一陽各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以其餘者為策餘也班志一元凡餘八十八十一行大衍法總歲終没分謂之策餘亦此意也一行又云乾坤之策為日度之準故策餘十有二中所盈也歲分曰策實氣策曰三元月策曰四象候策曰天中卦策曰地中一行揲蓍以起歷故其策筭尤詳也

小周大周天三木地四金以三乘四則四三十二年是為歲星小周也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以小周十二年之數乘坤之策一百四十四則是十二個一百四十四也十二個一百四十四則共成一千七百二十八年是歲星大周之數也故前漢志云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小周乘乾坤之策而為大周正此謂也金克木故以木三而乘金四是為四三十二而得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之數謂之小周以小周乘坤而得大周之年數也熒惑六

十四歲小周乘乾象則萬三千八百二十歲為大周○土木相乘而合經緯為三十是為鎮星小周小周乘坤策則為四千三百二十是為鎮星歲數○金火相乘為八又以火乘之為十六而小復小復乘乾策為三千四百五十六是為太白歲數水星六十四年小復乘坤策九千二百十六歲大周皆周五行相勝則相乘也諸志並有小周大周特其所周之數不同由入元之年不同也

一行五星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至戰國其行浸急及漢哀平間八十四年而超一次因以為常此其與餘星異也姬氏出於威靈仰之精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憑焉故周人常閱其禨祥而觀善敗其始王也次於鶉火以達天黿及其衰也淫於元枵以害鳥帑左氏傳又其後也歲星之行於上而侯王不寧於下則木緯失行之勢宜極於大運之中理數然也唐開元十二年上距西漢和平三年七百

五十年考其行度猶未甚盈縮則哀平後不復歲星漸差也春秋僖公六年歲隂在卯歲星在析木昭公三十二年亦歲隂在卯歲星在星紀三統歷因以爲起一次之率考其實猶百二十餘年趍一次近代諸歷以八十年齊之或行速而用緩率故或差三次於古或差三次於今一行因謂歲星差合術且曰五事感於中而五行之祥應於下五緯之變彰於上王者失典刑之正則星辰之亂行汨彞倫之叙則天事爲之無象當其亂行無

象又可以歷紀齊乎故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至三十年始及陬訾之口超次而前二年守之其餘皆此類也又曰五星留逆伏見之數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而象之於政不然皇天何以陰隲下民警悟人主哉近代筭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覩五星失行皆謂之歷舛故校歷必稽古記註入氣行度上下相距反復相求苟獨異常失行可知矣

一行既謂五星失行不可以歷紀齊覩五星失行者

亦不可歸罪於歷舛猶且詳為歲星差合之術如損益率進退積之類又參較諸歷五星行度數百事其故何也太史之言曰五星失軌度則占又曰雖有明天子必占熒惑之所在是知五星遲留伏見足以驗政治之得失故古人詳為之法也

五星約法晉志云姜岌所造甲子元歷五星據出見以為正不係於元本然則筭步究於元初約法施於今用曲求其處則各有宜故作者兩設其法也嘗因姜岌之

說而求之諸志論五星行度與小周大周之數遲留逆順之率令人目眩而心不領皆由元法積數千萬之遠故五星小周大周積算亦無窮盡也有能得其約法斯可以指諸掌矣

右日法月法會數通數之類不可悉紀每一歴名亜一法要其歸則一而已一行更積法積算之法曰演法更日法曰通法更周天曰乾實與夫班志以紀為統羌苂以元為紀其名不齊考論其實斯可矣邊部之議

曰數出於秒忽以成毫釐毫釐積以成方寸兩離既定日月離行初行成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為法者各行度法法有疎密兩科其歸一也斯言可以類通矣

總論諸歷太初歷為張壽王所訟清臺課疎密而是非乃定徐禹治太初第一壽王下吏大衍歷為瞿曇撰南宮說所非靈臺校簿而當否始決大衍歷頒行說等伏罪令侍御史李麟之等校東漢歷元為馮晃馮光所駁熹平校議得失遂分之也

詔從蔡邕議邕等劾光晃之罪此歷之方行而迭相詆刺者如是也太初歷是非既定而朱浮以為後天四分儀式既備劉洪以為與天踈闊班固謂三統最密而杜預以為踈一行獨指杜預之謬鄭玄謂乾象窮幽極妙而韓翊指其失此歷行既久而遞相詆刺者又如是也其餘如祖暅之非何承天劉孝孫劉焯之駁張賔王孝通李淳風之譏傅仁均遞遞相非無窮已也要之兩漢之歷太初乾象其最也隋唐之歷皇極大衍其冠也雖更相是非而是

非自有定論矣然則太初乾象皇極大衍之歴果能窮盡千萬年之數未及百年咸悉更變何哉杜預之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不得無毫毛之差歴差始於毫毛積而失弦望晦朔不得不改憲從之書欽天象易治歴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唐志曰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日月星辰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

速不相為謀此一句害理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為歷者其始未嘗不精而其後多踈而不合亦理所當然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迄於唐此歷所以未嘗同也杜預唐志言異世而一事也是知立推步之法者求之千萬年之上以為上元自謂無毫釐之差行之未十百年而乖違已見蓋數往者無所辨而推來者有所證也一行是非諸歷之得失其論甚備而唐志亦稱其立法之密一行之言乃曰乾度盈虛與時消息

告譴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遯之中則聖人且猶不質非籌策之所能及矣觀乎此則凡所以鈔記者姑識其概焉耳

歷有歲差之法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歷家有歲差法 明道先生文集

論堯夫立差法歷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歷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

在所歷之年看一歲差者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絶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歷上若是這理所以為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揚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陽聲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

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収以為今日之影伊川文集

揚雄兼知法理歷不能無差今之學歷者但知歷法不知歷理能布筭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歷法揚雄知歷法又知歷理文公

歷法先論太虛歷法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黃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月道之差始自交初交中黃道所交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黃道一周退前

所交六十分度之一是謂歲差月道一周退前所交一度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萬三千五百三杪半積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五年而歲差周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一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矣又節齋曰赤道弦帶天之中日道月道斜交赤道之内外其周圍長短與赤道無差而日月毎日行度亦無盈縮進退歷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為起筭之法以赤道度數而揆之黃道則日行有盈縮焉以赤道度數而揆之月道則月行有進退焉非日月之行真有盈縮進退也○文公

歷知三辰所在歷是書象是器無歷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璇璣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同上

歷差其來有漸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

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同上

推歷各有所本太史公歷書說是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歷劉歆三統歷唐一行大衍歷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歷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歷是七百二十加去季通所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

古今歷法不同古今歷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

用顓帝之歷水德以王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故遇閏年即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近得一統元歷紹興七八年間作篇中暗用紀元歷以統元為名

古今歷象惟推算得個陰陽消長分界耳○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詳見於漢志竝同上

歷之差因日食器久必敝數久必差固也古人謂三百年計歷改憲是歷之改必三百之間可也歷觀前世莫有及者何其改之數也漢之歷四變而太初最密不百

餘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當去餘分而不去矣四分減之而非乾象增之而亦非何也抑有可言者太初之造司馬實職之令以其書大餘小餘計之則古歷也非太初也何自矛盾邪唐歷十三變而大衍最密不半太初之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日法之不分矣而繼大衍者推擬圖寫分而不能易者又何也抑有可言者大衍之法後不能易而王朴則斬然自立一家雖失追急而不緩亦難矣其源流誰自且歷之起起於斗度而疎密多

寡悉皆不齊冬至之日歷之所生也或以為在斗或以為在建或以為在牽牛或以為在女宿何耶歷之差差於日食而晉唐之間凡日之有食若聚訟然訖無中者則晦朔之間朓朒之微孰從而正哉宋朝之歷十餘變矣邇者復以差閏今歷雖成而主上以授時在璣衡為先務猶懼有闕令侍臣復驗之甚盛舉也蓋聞仁宗時以其歷而較之麟徳歷大分餘者三十有奇小分餘者七十有奇今日之歷將縮之將衍之耶諸君其推之以

易證之以律明之以春秋而裁之以太元為今日歴之本此星翁歴官事毋泛毋畧東萊文集

羣書考索續集卷二十三